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四

墓誌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 并序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溫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為絳大族簡肅公為時名臣君為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一作左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

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  
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  
公夫人薨葬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歲滿通  
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于許州之郟城嘉祐  
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  
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爲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  
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  
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  
無事明年蜀大饑今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  
殍賜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

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爲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爲政  
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爲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  
而其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  
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  
州司戶叅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  
乙酉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原鄉周村原將葬其  
女弟之夫歐陽脩爲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爲政  
鄉州兮稱于長老匱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  
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爲簡肅公以公蔭爲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爲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判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爲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于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

而子弟多賢材君爲人開爽明秀幼爲簡肅公所愛若己過一作斯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爲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懟色至卒窮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

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鄉  
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脩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  
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爲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于名族嗟吾得之兮既哲而淑有能  
不施兮不遐以趣卒困于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  
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  
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  
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

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  
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  
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  
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  
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  
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  
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  
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欲一有擠之  
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  
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竒禍中傷大

臣者猶指先王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

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

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

一有仁急於利

物義果於十字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

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

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

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

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寒一作餒不自勝今

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

此一無字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

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

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

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兮逾一作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有

亦云  
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  
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今噫子雖毀其何  
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一作趙郡蘇明允墓誌銘

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  
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二字無此久矣當  
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  
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  
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

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  
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  
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  
居愈久而愈可愛問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  
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  
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  
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  
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間親族皆怪之或問  
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  
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



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  
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  
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作  
精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  
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  
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  
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  
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為上其書召  
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

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  
祿與陳州項城縣此一無令姚闡同修禮書為太常因  
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  
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  
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  
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  
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  
逢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  
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  
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

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繁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晉陵著姓

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為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一有出字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

度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脩起居注以  
本官知制誥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  
入內都知揚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  
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  
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  
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  
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  
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  
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  
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

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為人清儉謹默內  
剛外和群居笑語謹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  
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  
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  
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  
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  
功之意當少緩其事法一作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  
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  
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  
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遂

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  
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遂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  
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  
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  
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  
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  
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一作于山川即建言儲位  
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  
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  
行天人一作文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  
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  
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  
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  
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  
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  
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  
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  
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一作易少  
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

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  
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  
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  
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  
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  
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  
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沉  
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土以  
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  
星今欲崇晉悲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  
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為苟止而妄隨故其  
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  
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  
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一作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  
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狀之曰變法古人  
今作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  
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  
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

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  
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墮大  
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  
此英宗即位拜遷一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  
仕未一作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  
杭州為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  
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人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  
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  
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即以  
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常州

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

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

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

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

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寐累贈太師兼

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

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

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

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

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為

都官員外郎次日遵路早卒次日宗質國子博士次

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日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脩太常寺太祝行脩守祕書省校書郎簡脩試祕書省校書郎世脩德脩安脩奕脩慎脩益脩公自此一無為進士知名于時揚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

十一有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温温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一作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多而愈信一作篤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化宜國黃耆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知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薛長孺墓銘

鄉州一作州稱于于一

蘇君墓銘

志也一作其慤志也慤

胡公墓銘

兩浙路路一字無風俗一作于于山於一作山陰生於

子當作

入金歲幾何一作歲入十一月某日一作甲申追

封

二字太祖妣皆削去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五

墓誌三首碣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倜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為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為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



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  
子男六人絢總紀經維絢絢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  
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  
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輩  
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  
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  
及爲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旣以疾廢慨然歎曰  
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  
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爲文藁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  
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

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  
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爲  
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  
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  
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旣不自見於言而  
宜有爲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之銘  
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  
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  
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  
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  
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  
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  
旣已排群議進退一作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  
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  
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於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  
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  
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

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  
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  
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  
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  
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叅知政事唐公介時爲  
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  
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  
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  
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  
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

卦還之而上遇公益厚子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  
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  
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世於一作閩人尤字知其風  
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  
其甚害徃時閩人士一作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  
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  
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  
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  
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

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  
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徃徃至數百千人至  
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  
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  
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  
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  
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  
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  
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  
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

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  
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  
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  
喜破姦發一有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  
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  
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  
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間  
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  
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

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  
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  
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  
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  
二一作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  
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  
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  
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  
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  
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

客有射矢誤中一有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  
事既聞上上又有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  
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清道粹美有文集若干  
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  
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  
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  
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  
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  
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  
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秘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及弟之

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旻尚幼命守  
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  
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  
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  
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  
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  
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疑疑蔡公  
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  
關一作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

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敬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旣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坼司又權度吏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止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有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

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爲一有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

而禮官前拾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旣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反目旣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

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此一無態公方發大姓范偉  
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  
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  
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  
頃于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  
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  
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  
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  
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  
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

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  
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  
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  
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  
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  
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  
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  
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  
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  
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



竒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  
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  
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一有少間  
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  
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  
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  
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  
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  
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  
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

事中階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  
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瑛贈大理評事祖  
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  
主客郎中贈工禮作部尚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  
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  
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  
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  
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  
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  
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

而不較亦不介于胷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賻宗族既  
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放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  
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一字無曰意  
林合四十一此無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  
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  
放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一作葬公祥符縣魏陵鄉附于先墓以  
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  
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  
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占聖賢

皆後身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  
并序

君諱舉字太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  
祖諱章父諱思迥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為南唐吳氏  
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  
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  
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  
義責之且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為煜守  
煜已降君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

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為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叅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為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于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晁早卒次曰中復今為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

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為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為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得暘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脩曰此余職也乃為之辭曰

世逢屯兮廉耻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

凜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鄭君墓銘天禧三二作年

劉公墓銘得也一作定國

吳君墓碣不勝數一作可勝數然而有人字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六

墓誌七首 碣一首 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有

諾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

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

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

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

夜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治其

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豐侈而必精以  
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  
庠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  
怡一作從容一作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信於聖人其出  
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  
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  
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  
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  
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  
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

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得一作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

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  
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  
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  
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鳴  
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  
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  
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  
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  
陽縣君一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

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岸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

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歸一作土兮魂氣則一作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于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

其復能生因欲投水火一無其父兄勸止之既長事

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于施氏逮事其姑紉縫

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

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某官知

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

尚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

東之宮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

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

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

愛怠一作殆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

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于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內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間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賢世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沒而遺恩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為婦為母勤孝勞勛有女昔樛今婉其裾子綬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踈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此一字無長沙縣太一字有君日一字有胡氏胡氏世為某郡一作世某人父諱震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為融州司理叅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作縣令以卒夫人之為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

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此無男二人女一人男

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四字無此大年今為鄭州原武

縣令大有秘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為母

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此無男也有立而克

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為婦為母之道無

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某年某月某日

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

一有君嗚呼一有夫可謂榮矣中含君先以一無此

某年某月日卒葬于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一無此以

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合葬于中含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

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

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

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為李氏女事

後母以孝聞及為王氏婦一有以事父逮此無事其

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

又以誠其諸女曰為人婦者當如此其為母也有三

男三女及其老也鼎為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



大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于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于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徧書一作夫人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為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

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一有度者字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陽脩為之銘曰

家成于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揚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為開封人也揚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

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為晉王署平押衙為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為供奉官守宜州從右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

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為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為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女為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巖次殿中丞

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  
郎曰沆太子中舍曰颯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脩  
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  
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  
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  
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  
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

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句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  
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  
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  
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塋于某所  
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于某州以其年某月某  
日卒于官舍遂以其年某月某日合塋于公之墓夫  
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  
氏世為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予俱官  
于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于景初  
景溫方為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口至其

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  
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  
方為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頽  
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為賢婦以柔  
順事其夫為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後  
二三年賓客薨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于鄧又  
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為某官  
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為婦之禮備  
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  
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殆見謝八更

一世矣其為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

海人也皇考

二字一作父

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

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  
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  
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維其諸女  
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  
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  
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

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為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為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一有對二字今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昌一作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然一有雖二字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

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一有書來乾銘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瑋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

以爲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爲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已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于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

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旣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匿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徃徃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爲時名臣自爲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三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爲其親之養而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

晚從端明君子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竒以爲  
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  
矣方夫人之盛時兄爲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  
夫人爲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  
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爲恨蓋不知夫有諸已者厚故  
能致其福之備也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  
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  
高太康縣主簿曰奭福州司戶叅軍女二人皆適士  
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  
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

友人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柩其母夫人盧  
氏于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羊井其固  
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謝氏墓銘居貧吾作

徐氏墓銘千里萬里作

胡氏墓銘鳳州二字上一有

李氏墓銘于伸一作仲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  
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  
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  
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  
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  
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藏書數萬卷  
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



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裸玉詩爲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繒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內

殿承制閣門祗候郭士選其一亡其一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

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  
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  
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  
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  
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  
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爲道士惟侯學知爲詩  
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  
曰  
思無邪容如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

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正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  
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  
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  
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  
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  
器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爲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  
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爲殿直歷

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卜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喪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其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璞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

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于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為人明敏好學能爲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

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  
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  
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  
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  
之以學性沈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旣長好學問通周  
易孟子喜爲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爲最幼

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  
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  
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  
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  
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  
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爲文孝悌以爲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  
藏之以昭其韞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  
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  
藹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  
習爲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  
悌累官至左題目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  
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  
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  
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以天水  
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闕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  
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  
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  
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  
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幽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

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  
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  
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  
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  
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  
以世族選為臨汝侯諱本有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  
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具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  
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為儉薄居處  
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  
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

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  
官宋宗頹次早亡次以疾廢為比丘尼次適供僦庫  
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  
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  
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  
駟令冕一作冕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績令課令  
浮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  
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勲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  
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閣門祗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

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曰門以勲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閔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



國為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為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峽世庸一作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于韓公之墓銘

曰承夫以順為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為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

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世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

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爲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驪令烜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昭晦一作誨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

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  
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  
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  
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  
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

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爲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  
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寒  
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號州園練  
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有子二  
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早卒次士護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寒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為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僊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

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皇從姪遂國公墓銘諸皇子疑

賈氏墓銘祖官至關其名

慕容氏墓銘子男十人

今止書九人庸注一作世庸恐在十人之數

國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擯京城之僧寺遇葬尊屬乃啓殯從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兄濮安懿王以向傳式爲護葬使於是分命近屬宗懿隨護三祖下宗室宗婦同時柩于西京及汝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內制集今從其舊不敢易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叅擇

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  
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  
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本王臻治政嚴急喜以  
察盡一作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  
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  
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  
無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  
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  
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  
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

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  
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  
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弃天下天子諒  
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  
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  
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  
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  
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

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  
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  
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  
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  
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  
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  
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叅知此字無政事爭之太后  
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  
租數千石諸本作頃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其鹽禁

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  
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  
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  
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  
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  
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  
宜文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進班太妃卒  
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  
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

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為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間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無一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

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雍瀆之患而具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



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勲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家至潁潁之吏民見家一有號泣一有拜字有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一有字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

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令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偽唐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

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  
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  
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  
陵監三歲用鹽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  
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榷貨務遷太常丞知  
鼎州州雜蠻疋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  
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  
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  
人君政旣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  
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

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  
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鄭侯方佐漢  
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  
不爲也今吾豈且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  
乃率之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  
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  
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  
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  
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  
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

不治真宗拜君度支負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  
兵爲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  
負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負外郎賜金紫徒知  
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  
者皆寓其家于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徃徃倚權  
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  
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  
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  
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  
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

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

一作金

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  
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  
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  
初在偽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  
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  
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  
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  
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  
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

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蔡公行狀

詩已有

一作已能有

數千石

元本疑石字訛當作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士

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  
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  
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  
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乎  
勞三字  
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  
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  
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  
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

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  
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  
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  
封負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  
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此一字無有椒漆紙以通商賈  
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  
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  
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

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  
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  
廩匣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  
用一作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  
此無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  
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  
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堦甃  
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  
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  
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

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  
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  
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  
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  
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  
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  
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  
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徃徃不得代  
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  
少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

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  
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  
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  
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使後來有考其歲月云爾

###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  
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  
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  
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

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眾水出  
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為湍觸之為  
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  
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一有蜀之可以充  
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  
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  
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  
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  
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  
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

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竒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一作探其私笈一作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



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  
鑿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  
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  
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  
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  
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為此一無常以淡泊無為為  
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  
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  
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  
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  
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  
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  
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  
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曾翠佳花美木  
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  
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口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  
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

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  
太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  
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徃徃二字一作叫號  
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  
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  
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  
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字無此飽廩食而安  
署居追一作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一字有  
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歔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  
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

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  
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  
波傲然一字無此枕席之上一日而一字無此千里則舟之  
行豈不樂哉一作誠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  
制尤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  
多制尤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  
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此一字無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  
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用一作皆怒而有怠心而梁  
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  
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  
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  
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  
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  
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  
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  
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  
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  
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  
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  
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  
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鑿五  
百人之鄭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

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此一無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

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盡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

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  
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  
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  
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  
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  
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

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

師一有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

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

釋奠之禮遂以著今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

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

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

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

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

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

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

禮樂崇

一作

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

尊夫子

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

縣而吏或不能諭上

一有

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

者謂之不怠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

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

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

學然後

一作

考制度

一作

爲俎豆籩簠爵簠簋凡

若干

一作

以與其邑人行事

一本

大宋

之興

至

謂

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

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

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貲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

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種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一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三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

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此字無濫官于朝廷一字有進不能贊揚明一作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此字無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城一作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



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此字無出俯仰左  
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  
往遊一作還一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  
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  
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脩嘗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其圖記升高以望清  
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  
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而一有所在一有自字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  
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

漢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  
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  
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  
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  
山谷之間乃此字無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  
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  
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

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  
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此一無智僊也名之  
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  
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  
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

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

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

一作涸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

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

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

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

冽一作泉冽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

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

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

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

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  
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碑有  
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  
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宮曰登真朝佐按長沙志  
登真觀名非宮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  
陽宮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  
觀使為宮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

始平蜀

石本無

于萬里

于石本

合蜀衆水

出三峽為荆江

宋文粹云合蜀衆水歷三峽

更生

石本此字下有

之停留也

舟人至此

一作舟人

朝奉郎三字

固為下州

石本無

權之地

志

石本無

喜幸

石本此字

固為下州

石本無

固為

一作廩與俸

朱公能

朱一作愷悌

豈弟

石本作

數大豐一作登類

畫舫齋記以舟名之

穀城縣夫子廟記大宋之興宋興一作興太平之功無字

為其邑其是一有志之士矣廬陵歐陽脩記

吉州學記西北知州事石本此三字下有人不

以為多石本無人字下世家于吉于石本其入

其石本者漸石本此字婚作昏長幼石本作

至喜亭記吉州學記各有石本

豐樂亭記欲求欲一無之所一作處道其此上一以與民

共樂作以而

醉翁亭記宴酣宴一作適

此卷峽州至喜亭記穀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年宋文粹本校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校承平時閩本往往異辭疑是初稟先已傳布今錄全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一作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知愛賞竒異為兒女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竒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一作尚一作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此字無惜其可愛而反有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竒者弃沒於幽

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二無此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竒之士聞此石者一作石一作間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

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  
諸其此一無字業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  
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  
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  
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  
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  
數畝之地為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  
書君之美眾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  
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可封喪其父母事其兄  
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

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  
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  
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  
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  
君素清貧罄其家皆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  
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  
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  
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  
悌者一作著于三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  
其竹樹登一作觀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

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此無愈字無愈篤則一作馬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

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超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美渠芟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楠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一作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



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一作也嘉  
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  
鼙鼙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略也若廼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  
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  
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盡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  
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  
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  
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  
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

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  
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  
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  
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  
嘉也乃為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一無此或  
曰浮巢二此一字無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  
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  
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

鄉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弃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此無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旣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

也飲之而其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獸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

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

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

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一邦皆僭竊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滯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香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太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

密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旗旄道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  
仰視五字  
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  
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  
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  
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  
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  
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

則高牙大纛

一作

施

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

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

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

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

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園既又刻詩於石

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

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

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

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

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

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  
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  
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  
郎叅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  
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  
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帛也曰  
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  
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

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  
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  
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羣賢並  
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  
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  
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  
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  
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  
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  
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

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  
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  
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  
必賜書之所在也

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脩謹記

峴山亭記

一本歷上有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  
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  
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  
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  
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

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

叔子思之

尤深蓋元凱以其

功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

二子所為雖不同然謂

一作比

足以垂於不朽余而

一作頗

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

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

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

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

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

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

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

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

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此一字無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日一作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

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則一字皆不後道也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居士集卷第四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菱谿石記滁州人州一無字即劉乃劉一作

東園記監軍石本作笑渠一作塹石本

浮槎山水記浮閣山石本無問於石本無而不得無

備之一

有美堂記又有一作

御飛白記江湖之上四字上一

居士集卷第四十亦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一

世之序七首文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一

校書郎章君望之作掌此以其名望之一無來請字

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

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

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

皆有以也故紘一纒一作旒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

為行容衣裳黼黻一設一作色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

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温厚

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  
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  
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  
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  
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名山大川一  
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則字有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  
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  
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  
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州古所謂鄉先  
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

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一國之望也位于  
一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發于外如漢之  
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一作安  
危如唐之裴丞相此有若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  
一作其事已久矣一作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  
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世其道可以師百  
王雖有賢一作聖莫敢過之謂及者周孔是也此  
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  
者識其大者遠三字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  
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古視其

絜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文辭  
則又辯博放一作肆而無涯一作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  
擇而勉焉者也十一無此字是固此一無能識夫其遠大  
者矣雖予何何字信可一作以勗焉第一作敢一作因其志廣其說  
一作彊一作言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  
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狀子疑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二作僧一祕演者與曼卿  
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三人懽然無所  
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  
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臨一作水一作月歌吟笑呼以適  
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遊予  
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

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一作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書若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岷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一作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一作待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

見有一作卓卓著見一作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筇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嘗一作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車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

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立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

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  
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  
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  
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  
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  
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  
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陳  
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  
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  
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

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  
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恨不得盡  
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  
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  
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  
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  
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  
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云之  
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  
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

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  
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  
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  
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  
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  
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  
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  
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

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  
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

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

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云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

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八一作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

復完一有矣字

###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  
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鬻夷山  
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

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  
生深淵採者罾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徃徃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  
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  
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

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  
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  
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  
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  
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  
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  
以爲集古錄以謂轉一作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  
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  
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



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是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被也廬陵歐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二時必有收而寶之

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本

阨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

一作於

天下雖其怨家仇人

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

揜蔽

此一字無之也

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

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

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  
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  
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  
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  
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  
爲當世仁人君子之此字無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  
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  
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  
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  
穆叅軍伯長作爲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

此字無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  
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  
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  
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  
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  
竒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  
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  
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  
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

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  
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馱周  
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  
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  
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  
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  
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  
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

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  
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  
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  
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  
之有字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  
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  
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  
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  
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  
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

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章望之字序著于一作乎相此下之表此下章

君儒其衣冠章君之下有

祕演詩集序祕演隱於浮屠字一無江濤一作

惟儼文集序其戶其字無世俗一作文章一作

詩譜補亡後序焚棄去聖此下次此第

蘇氏文集序治矣此下宜與一作而人一作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二

序九首

韻總序

倕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  
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  
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  
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  
凶生死凡人禍一作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  
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

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  
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  
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  
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  
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  
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  
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  
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爲  
韻總五篇推子毋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  
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人於忽微若

櫛一有之於髮績者一有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  
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  
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  
也世一作聿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  
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  
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  
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  
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  
其真徃徃就聿一有而正焉鑿此無聿之書韻一作非獨  
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真一作送楊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一本有大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則疾之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夫忘也宜哉四十五字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

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一作思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

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一有是不可以學也七字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

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廢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一無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道滋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

將學之二  
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南豐來自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  
 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  
 而弃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糸黍不中尺度則  
 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一作嗟  
 而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何一作亦  
一作奈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一作亦  
 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幸有司  
 尺度一失手一作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失多嗚

呼一作字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此一無小者亦  
 可以中一作就尺度而有司一有遠一有弃之可怪也然曾生  
 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一有堅  
 其守予初駭一作驚其文一作既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  
 而蓄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  
 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  
 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予豈敢一作若  
 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既一作能  
 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



文使知曾一有字生者可以弔有司失一有字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本一注云往時忠萬夔施皆屬荆南五代之際爲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一作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破一作金陵功

最多於時一作最有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

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將

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

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

執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

自荆南西一作自荆南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舟夷陵

予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

磐石文初愛之一有字數日乃去一作行夷陵者其地志

云北有夷山以爲之一有字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

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

泝江湍入三峽險怪竒絕乃直一作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所處用武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其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此一無中一賈而售遂以名

知一作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一作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一有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

復何為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十四  
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  
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  
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  
教養之漸進有爵福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  
齒一無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  
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俗  
成而忘其教養之具漸一作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

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土生其間能自為善二字  
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  
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  
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  
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  
俗則多窮一有困字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  
人皆可使為善士一無此字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  
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  
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一有為字否泰消長之卦能  
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

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  
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  
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  
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以一有周於生而生尤  
好學一有字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  
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  
豈必終一作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  
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

一作剛說送王  
先輩之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聖人之用吉凶

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  
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  
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  
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  
乾之初九為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  
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  
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  
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  
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也一有過泰之三  
而四為大壯畫卦一本五為夬畫卦一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

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  
壯一作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  
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  
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  
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  
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  
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  
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  
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  
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宜一作又不獨任

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  
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  
常嫉世陰險三字一君子少而小人居京師不妄與人  
遊力學好古以此一字無自篤一作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  
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  
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  
咎以此見三字一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著一作  
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  
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  
往尤宜慎乎其初脩過

孫子後序

一作書  
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  
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有  
至二  
十餘家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  
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  
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  
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  
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  
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  
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

里

一有  
公字

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

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  
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  
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  
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  
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  
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  
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  
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  
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

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  
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  
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扶一作非去傳以已意而發之  
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  
後世取其說者徃徃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  
温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  
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  
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

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

一有之字

外見蟲魚草

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徃徃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

之情之樹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

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

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

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

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

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

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

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一作最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

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具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曾鞏序與其無京師之人四守一作

送田畫序十三四一作十其在一作為蜀所侵四守

蜀於如一郡縣吏一作郡縣若取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

補田氏語一作名將者補田氏當時于家一作反衣一作通

敏一作精敏三峽此下一以取一作

謝氏詩序泯沒此下一字

送張唐民序爵福之勸福豈必一作豈而忘一作

又失一作夫三月五月一作

送王陶序五陽而一陰而五一作陰直可決之可直決

之泰交而大一作泰用其剛其無以正以禮以說以和

宋文粹以和以禮陰險而小人多而之君之力學四守

有若施之於事一無字

國

國

